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枪神与狐泪

qiangshenyuhulei

动物传奇 希望卷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

枪神与狐泪

qiangshenyuhulei

动物传奇  希望卷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枪神与狐泪：希望卷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-- 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(动物传奇)

ISBN 978-7-5500-1152-6

I. ①枪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4336号

枪神与狐泪：希望卷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周天明 陈永林
书籍设计	彭 威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16 印张 10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2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152-6
定 价	17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278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

录

mulu

雪 葬	陈彦斌 / 1	猫的眼泪	任平梅 / 43
曼卡的规则	秋风渭水 / 3	杰里米的白色波斯猫	刘宇婷 编译 / 46
狼王之死	张爱国 / 6	两全其美	蔡美美 / 50
与狼谈判	秦中谦 / 9	鸟 窝	王 勉 / 52
灵猴金毛	高玉芳 / 12	狼 围	申 平 / 54
狭路相逢	廖 华 / 14	向一只羊忏悔	寒 崖 / 57
犀鸟的报复	马文秋 / 16	搏狼勇士	唐本庆 / 59
捅马蜂窝	冯骥才 / 18	野生鸡	曹宁元 / 61
雉 诱	陈 毓 / 21	山 熊	修祥明 / 64
误入城市的水鸟	彭 平 / 23	爱的拼图	姚 伟 / 67
三匹的狗头	苏发灯 / 25	主人责怪我了	白小良 / 69
星夜嚎叫	赵雪波 李炎辉 / 28	打狗围	田洪波 / 72
驯 马	刘国星 / 31	复 活	靳天顺 / 76
黑 马	安 庆 / 34	枪神与狐泪	厉周吉 / 78
生命尊严的同谋	凸 凹 / 37	寻 虎	刘克升 / 82
死亡的姿势	荒 城 / 40		

阿宠的春天	陈力娇 / 85	熬 鹰	吴万夫 / 121
枪 神	刘东伟 / 88	猎人与狼	黄学友 / 124
生命的堡垒	余显斌 / 91	燕山放鹰	谢大立 / 126
森林大营救	张宏亮 / 94	城市上空的鸟群	刘照如 / 129
癞蛤蟆也有梦想	刘永飞 / 97	迁 徙	刘国星 / 131
绝 境	金 光 / 99	一对海鸥的生死爱情	侯拥华 / 133
卧在三叔枪口下的狼	郭震海 / 101	另一群猴子	赵昊鹏 / 136
变异的麻雀	傅友福 / 105	狼的善心	闫建军 / 139
鹰	戴晓东 / 109	向一对喜鹊忏悔	吕保军 / 142
猎 殇	陈 晨 / 113	都市的乌鸦	秦德龙 / 145
秃尾巴小猫	黄守东 / 116	鸽子的故事	吴宏博 / 148
和狗的一场战斗	陈振林 / 118	一只猴子的辛酸	马孝军 / 151

雪 葬

陈彦斌

冥冥之中，他感觉到有个东西在跟踪自己。在这荒山野岭之间，天色又这么晚了，他浑身顿时阵阵发冷，不由地加快了脚步，踏着积雪朝山下走去。

他叫李天保，是山下屯子里有名的猎人，死在他猎枪之下的飞禽走兽不计其数。从来都是他跟踪那些猎物，还从没有发生过野兽胆敢跟踪他的事情！可今天偏偏被他碰到了，而且那东西已经跟踪了他很长时间。

现在他已经证实了，跟踪自己的是只孤狼！因为他发现了狼留在雪地上的爪印！他把挎在肩头上的猎枪摘下来，紧攥在手里，只要发现那只跟踪自己的狼，他会立刻扣动扳机一枪把它撂倒！

去年冬天，他在这片山林里曾打死过一只大公狼，只可惜那只和公狼在一起的母狼逃跑了。那天，他扛着那只大公狼回到屯子，求人用狼皮缝了一顶帽子。

突然，他看见那寒冷的月光下面蹲坐着一只母狼。他立刻端起了猎枪，随即扣动了扳机。

可那只狡猾的母狼竟从他的枪口下逃掉了。李天保提着猎枪，循着母狼留下的踪迹追了上去。就这样，寒冷而寂静的山林里不时

响起清脆的枪声……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开了多少枪，直到把子弹全部打光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找到一棵粗壮的大树，把自己的后身隐蔽住，不给那喜欢从背后攻击人的狼以任何机会。

李天保手持猎枪倚靠在一棵大树下。忽然，一阵冷风从他身后刮了过来，他顿时感觉到脑袋一阵冰凉，本能地伸手一摸，那顶一直戴在头上的狼皮帽子不见了。尽管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可那只母狼还是从背后偷袭成功，叼走了他戴在头上的狼皮帽子。

随后，那只母狼顺利地逃走了。就在这时，李天保的几个伙伴打着火把找到了他。有个人见李天保光着脑袋，略感奇怪地问：“这样的大冷天，你的帽子怎么跑丢了？”

“被狼叼走了。”李天保沮丧地说。随后，他把自己的遭遇叙述了一遍。那些人更不相信了，疑惑地问：“难道那只母狼跟踪你仅是为了那顶帽子？”

站在一旁的老猎人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走吧，在这附近肯定还能找到那顶皮帽子。”

人们跟着老猎人，沿着母狼的爪印往前寻找了几十米远，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个雪堆。老猎人让人把雪堆扒开，真的在下面发现了那顶皮帽子。人们好奇地问老猎人这是怎么回事。老猎人这才告诉他们说，那只一直跟踪李天保的母狼，肯定是他去年冬天打死的那只公狼的伴侣。当它嗅到了伴侣那熟悉的皮毛气味后，一直尾随在李天保的身后，伺机要夺回那顶用公狼皮缝制的帽子，把它埋葬在雪地里，使那只公狼安息在茫茫的雪野里，再不会受到猎枪的惊吓和骚扰。听了老猎人的讲述，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看似凶残而狡诈的狼，竟会有这样的侠骨柔情！

他们把那顶挖出来的狼皮帽子重新埋在了雪下，还在上面堆了

个很大的雪冢。从此，这个屯子里的猎人再没人打狼，也没人再戴狼皮帽子了。

曼卡的规则

秋风渭水

美国的黄石公园，是野生动物最理想的栖息地之一。曼卡悠闲地生活在这里，它是一只4岁的雄狮。曼卡体形硕大，强壮。它是黄石河流域的狮王，和四只雌狮生活在一起。

在黄石河流域里，生活着一群非洲野牛，它们是曼卡和妻子们最好的食物。

同样，在这里生活的，还有一些野狗。这些家伙或成群结队，或单独行动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它们都不可能对狮群造成威胁。所以，曼卡的日子过得没有任何忧虑。

除了狩猎之外，它就像这个区域的王者。每天在自己的地盘上高傲地昂着头颅走过，像巡视着自己土地与臣民的皇帝。

六月的一个清晨，燥热经过一夜的时间，已经散去。鸟儿在树上婉转地歌唱。河边的灌木丛里，那些嫩绿的灌木上挂着晶莹的露珠。

曼卡和自己的妻子们早已经醒来，懒洋洋地趴在地上，看着黄石河边的热闹。一群非洲野牛自得地走了过来，似乎根本没有看到

曼卡的存在。它们向着河边走去，清晨，是它们饮用甘甜河水的时间。这是享受。度过了早晨，非洲野牛将不得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生活在恐慌与奔波之中。

它们是狮子和野狗最好的猎物。一个疏忽，就可能因此丧命。

这些非洲野牛站在河边，把头扎进水中，大口大口地喝着。曼卡对于这种看似挑衅自己的举动丝毫不在意。

这时，灌木丛里微微地颤动着。

一只野狗，从灌木丛中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，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

这是一只大概有七八岁大的野狗，它的体力已经过了巅峰期。

显然，它是单独行动的，所以，捕捉猎物对它来说，也许是个困难的事情。

它的目标已经锁定，在河边的非洲野牛群体中，寻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。那是一头刚刚出生的野牛。它独自站在距离家人四五米远的地方，边喝水，边东张西望。野狗对付这种小野牛很有经验。

事实上，在河边喝水的野牛们，神经都处于最放松的状态。只要它能快速地冲过去，咬住这头小野牛的喉咙，小野牛就注定会成为自己的美餐。

野狗活动了下身子，脖子上的毛微微立起。它像闪电一样冲出了灌木丛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叫声，向着小野牛冲了过去。这时，那头小野牛似乎还没意识到死亡正在靠近自己，竟然还满不在乎地重新把头伸向河水中。

随着一声震撼的吼叫，在一边的曼卡忽然生气了，它发出怒吼，猛地向前蹿去。在河边，曼卡正好拦住了飞快跑来的野狗。它像对付一只烦人的跳蚤一样，前爪扬起，狠狠地把野狗拦腰抽了

出去。

野狗飞出去大概三四米的样子，狼狈地落在了地上。它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惨叫，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再也不敢去挑衅曼卡的尊严。它盯着曼卡。曼卡像一尊雕塑似的立着，警惕地望着眼前的敌人，它微微张开的嘴里露出了锋利的牙齿，像在警告那条野狗，如果你再敢妄动的话，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咬断你的喉咙！

狮子的威严，让野狗退却，它懦弱地向后退了几步。然后转身跑进了灌木丛，很快消失在了曼卡的视线里。曼卡发出一声满意的低吼。而那些非洲野牛们，则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依旧享用着甘甜的河水。

这是曼卡的规则，也是所有狮子共同的规则。在动物的世界里，狮子不会潜伏在水源旁边，来狙杀自己的猎物。甚至，它们在这个时刻，这个地点，有自己的规则，不会让任何食肉动物去狙杀那些可口的食物。

或许它们懂得，如果连这生存必须的饮水四周也危机四伏的话，那么这些猎物可能会不敢来饮水，或者，这会给它们的族群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而那对狮子来说，也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
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，曼卡就会带着自己的妻子们离开黄石河边。这时，它将从野牛的守护神，变成来自地狱的恶魔，它也会追逐着它们，直到咬断它们的喉咙为止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猎杀。

这就是为什么自然界能够繁衍生息，蓬勃壮大的秘密，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规则与敬畏。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环境总被人为破坏的秘密——因为人类掌握越多，就越敢于去践踏自然的规则。

狼王之死

张爱国

太阳像火一样在草原上燃烧。

只剩下五匹狼的狼群才走出四五百米，就不得不又回到那条几近干涸的河里，喝水，浸泡。但很快，饥饿又将它们赶上了岸。

这个旱季太长太残酷，别说角马、羚羊，就连一只兔子、老鼠也多日不见踪影了。

群狼夹着纸一般的肚皮，踉跄着，踟蹰着，张望着，再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凛凛。四周一片死寂，连一片草叶的颤动也没有。

半小时后，群狼走出了两三百米，狼王轻轻“嗷”一声，它在提醒伙伴：不能再走了，快回河里吧。然而就在它们要转身往回走时，狼王又一声号叫，极低，却充满了惊喜。与此同时，所有的狼也仿佛捕捉到了什么信息，几乎同时伏下身子，睁圆了眼，向同一方向看去——有食物的信息宛若一针兴奋剂，使它们立即与刚才判若两“狼”。

前方二三十米处，一只瘦弱的羚羊正蹒跚地向这边走来——饥渴、疲乏似乎让它神志不清，它只感到不远处的前方有水，却完全疏忽了前方有猎食者。

在狼王的指挥下，群狼匍匐着，呈扇形散开。

羚羊终于发现了危险，一声惊叫，掉头就跑。群狼也一声号叫，跃起追赶。羚羊是草原的奔跑冠军，可狼的速度也总是猎物们的噩梦。逃生的欲望让羚羊一扫刚才的颓相，求生的欲望让狼宛如有了神助之力……

瞬间，草原活了。

狼是著名的毅力主义者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——十几分钟后，羚羊倒下了。

狼又是凶残主义者，不待羚羊闭上眼，就撕开了它的皮肉。

太阳比狼更凶残，不仅早将群狼身上的泥水烤干，而且眼看又要将它们的皮毛燃着了。群狼才各自撕下一块肉，狼王就发出了一声号叫，于是它们丢下羚羊，边吞吃叼着的肉边向河边走去——狼还是明智的，知道此时不能恋食，否则即使能吃饱，也会热死在这里。

一群兀鹫，至少有二十只，不知何时也得到了食讯，已虎视眈眈地立在了一旁。群狼刚离开，兀鹫们就迫不及待地围上来，用尖利的喙猛啄羚羊肉，再狼吞虎咽下去。群狼急忙回过头，驱赶兀鹫——这些肉根本就不够填饱群狼的肚子，哪还能让别人分享？兀鹫闪开。群狼再次要离开，可还没走出几步，兀鹫又冲向食物……

如此几次，群狼受不住了。刚才追杀羚羊几乎耗尽了它们所有的力气，更使它们的体温达到了极限。现在，它们遇到的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到水里降温。但它们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：咬住羚羊的四肢，向河边拖去，可还没拖出几步就放弃了——它们筋疲力尽了。

难道真的要放弃这个种族赖以延续的唯一希望吗？

群狼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看了看面前的兀鹫和食物。

太阳正歇斯底里地爆发着。它们再不能耗下去了。

狼王的目光扫过一个一个伙伴，发出几声低沉的号叫，然后慢慢走到羚羊旁边。伙伴们不动，只报以一声号叫。狼王怒目而视，再一声大叫。伙伴们终于向河边走去。这是狼王的命令。

现在，只剩下狼王了。兀鹫们又一次冲上来——它们仿佛觉得自己能够对付这只狼。伙伴们赶紧驻足，回头观望。狼王又一声号叫，伙伴们只得继续向河边走去。狼王站到羚羊身上，直视着面前的一只只兀鹫。兀鹫们“呱呱”叫着，无法得手。

兀鹫们不放弃，轮流上阵——它们分成两队，一队飞去喝水，另一队继续纠缠着狼王……它们要拖垮狼王。

狼王仿佛明白了兀鹫们的险恶用心，更明白自己终将不是它们的对手，便咬住羚羊的脖子要叼走，可还没走出一步，四肢就一阵战栗，“噗”的一声栽倒了。几次努力后，它又站了起来，咬住羚羊的一条后腿想拖走，可还是失败了。它再咬，再拖，再失败……终于，“咚”的一声，狼王倒在了羚羊身上，不动了。

好一会儿，兀鹫们才意识到又多了一道美食，可就在它们要一哄而上时，狼王的伙伴们回来了——它们的体力明显恢复了不少。

用自己的生命，狼王换得了种族的延续。

与狼谈判

秦中谦

在我的记忆里，世上最悲哀、最凄惨、最惊心动魄的声音，就是狼的嗥哭声了。我曾听到过一次，直到现在每每回想起来，心里仍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味道。

30年前，我作为知青被下放到桂北一个偏僻的山沟里。困苦的岁月给生活带来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。一日三餐的粗粮使大家无精打采，面呈菜色。为了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营养，我们几个知青便凑了一个月的工分买了些小鸡回来饲养。

经大家推选，饲养它们的工作荣幸地落到了老先进肩上。所谓老先进其实并不老，那年充其量二十六七岁，是本地的回乡知青。只因成熟过早满脸沧桑，年年当先进，便有了这个绰号。老先进不负众望，那群小鸡也争气，不到半年光景，就长到了一公斤多，大家很是兴奋。

可是，母鸡们尚未学会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就接连在几个晚上失踪了。气得老先进吃饭也摔筷子，决定来个“蹲坑守候”，哪怕十天半月不睡觉也要逮住“贼人”。

第一夜，万籁俱寂。

第二夜，鸦雀无声。

第三夜，月亮刚刚爬上树梢，老先进就发现一个似狗非狗的影子，很敏捷地穿过有洞口的围墙。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又以同样敏捷的动作蹿了出来，嘴里叼着一只鸡的脖子，往沟里风驰电掣而去。

老先进一眼便认出那是只狼，并根据它叼走猎物而不马上撕吃来判断，附近一定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幼狼。于是，他一声不响尾随其后，直到把狼“送”到目的地才打道回府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先进发表战时动员：“谁愿意跟我去抄狼的家？”一呼百应，我们十几个人拿起棍棒锄头铁锹，带着满腔怒火，声势浩大地往狼窝进发。

狼窝离我们的住地近5公里，隐蔽在一座荒草丛生的古墓旁。古墓四周芳草萋萋，树影斑驳。老先进示意我们分散躲在大树背后，他自己则悄悄潜入敌人“阵地”进行侦察。不大工夫，老先进喊一声：“大狼没在家，我们动手！”仅挖了七八锹土，四只蠕动的毛茸茸的小生命便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我们问老先进怎么办，是砍死还是烧死。老先进连忙拦住我们的手：“千万不要乱来，那样大狼会因痛苦和绝望而疯狂起来，甚至纠集出整个家族来残酷报复。”说着，他小心翼翼地从小窝抱出一只幼狼对我们说，“快走，一会儿大狼回来就麻烦了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老先进一扫昨天挂在脸上的阴霾，兴奋地说：“狼这东西最凶恶也最善良，最无情也最有情。我们老家有个女孩上山玩耍迷了路，被一只孤寡的母狼收养了一年多。当小女孩的父亲将她找到时，那母狼竟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。”虽然我们都说老先进胡编乱造，但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那个故事的真假，而是他将如何处置怀里的这只幼狼。老先进说：“做人质。等大狼找上门，我要拿它当条件进行谈判！”“与狼谈判？”我们惊讶得瞪大眼睛都不敢相信。晚上9点刚过，老先进就一手拎着从

别人家借来的双管猎枪，一手抱着幼狼走到鸡棚的大门，随后我们也拿着“武器”跟去。老先进边轻轻扯着幼狼的毛，令幼狼吱吱地叫，边对我们严肃说道：“大家别乱说乱动，一切听我的。”

约二十分钟后，顺着老先进的手指望去，两束蓝莹莹的光亮由远至近。随之寂静的天地间响起了一声山呼海啸般的号啕，宛如闪电过后炸响的霹雳。我敢说，那哭声是我有记忆以来听到的所有哭声中含金量最高、感染力最强的一种，并断定狼此时的眼睛里流出的绝非是泪而是血。声音时低时高时缓时急，每一声都令人潜然泪下柔肠寸断。

正当我们被哭声搅得心情烦乱不知如何是好时，老先进突然往空中放了一枪。哭声戛然而止，狼却在原地纹丝不动，似乎准备以身相殉来对我们发出抗议。老先进清了清喉咙，冲着狼把手中的幼狼晃了晃说：“我可以马上还给你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三天内必须携儿带女迁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再不许偷掳家畜。你如果同意的话，就再嗥一声。”说来也怪，老先进的话音刚落，那狼果然嗥了一声，声音里明显没有了悲哀。“好，成交。”老先进说着往前走了两步，把手中的幼狼抛出一条美丽的弧线。那狼一跃而起，稳稳衔进嘴里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不知是那狼惧怕老先进手里的枪，还是他的话起了作用。总之，它不仅没有再光顾鸡棚，而且古墓附近的那个狼窝也一片寂静荒凉，大狼小狼均没了踪影。

后来，我的心里竟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。天地间的任何生灵都有着各自的情感表达方式，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。这样的一次经历既让我了解到母狼的舐犊情深，更感动于世间万物的真情流露。

灵猴金毛

高玉芳

老金是新野人。新野是全国著名的耍猴之乡，金家祖辈耍猴。

这年大雪封山，老金进山逮猴。一只猴子慌不择路，爬上一棵孤零零的大柿树。这正中老金的圈套，老金在树下围起网，来个守株待猴。

第二天清晨老金才看清楚，原来树上那只猴，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猴。只见母猴放下小猴，撕下几片浅叶，铺在一个大树杈间，把乳汁挤在树叶上。然后把小猴放在乳汁边，自己爬下树朝老金跪下。老金眼圈一热，丢了两把花生给母猴便走下山。谁知一会儿，母猴竟抱着小猴跟了上来，老金只好把它们带走。

回家路上，却不料出了车祸。母猴奄奄一息，老金也伤了一条腿。他含泪接过母猴怀里的小猴，母猴才合上眼睛。

老金像哺育婴儿般喂养小猴，悉心地照料。小猴的皮毛像金子般闪闪发亮，故起名金毛。

过了秋收，老金就带着它开始闯荡江湖。

在外不能洗澡，老金得了皮肤病，后背常刺痒难忍。

后来，他就训练金毛给他挠痒。只要听到老金连拍巴掌，金毛立刻给他挠痒。